浓浓的年味儿

李支军

记忆中对年的盼望应该是从农历冬月开始的。

冬月一到，大人们便会寻个天气好的日子，带着孩子到自家的山林里，放倒几棵年龄大长相难看的树，扛回家后，再用锯子锯成一般长短的木柴，用斧子劈成块儿，码在院子边上，这便是对过年的迎接。

家里的女主人也开始淘晒麦子，晾晒谷子，等到淘净晒干了，再选个天气晴爽无风的日子，到小磨坊去打米磨面。一般开粮食加工的地方，还捎带着开的有油坊，人们顺带就把芝麻或油菜籽带来，加工成香油和菜油，正所谓：粮满仓，油满缸。

腊月一到，该是另一幅画面了。从乡村到街镇的那一条条路上，去赶集的人三三两两，女同志提着篮子，上面盖着一块干净的布，装着自家的土特产，男人总是趾高气扬的空着俩手走在前面，赶集回来时，往往又是男人挑着大筐小筐，女的提着一些针头线脑。总之，忙了一年到头，不管是大人小孩，该添置的总要添置，该换新的总要换新，辛苦一年，总要过个整齐崭新的年。

杨迁伟 图

腊月的晚上，女主人拿出夏天的时候用面酱子糊的“棕被子”的东西，从箱子底翻出已经发黄的书本，拿出大中小“鞋样子”来，大人的“鞋样子”不用变了，孩子过了一年，脚都长大了，适当的把“鞋样子”放大，根据“鞋样子”用剪刀把布仔细地剪裁成型，在炉火边就着煤油灯的微弱的灯光，做起一家大小的鞋子来。

腊月二十以后，就开始数着日子过了。“打扬尘”是需要选日子的，在选定的黄道吉日里，妇女们指挥孩子帮忙，把被褥等东西都搬在屋外晾晒，用塑料布等把灶具遮盖好，然后拿着一把绑上竹棍的扫把，一间间的把屋顶一年中的灰尘清扫干净，这是要整整忙一天的，每年打扬尘这天的饥饿使我对这一天记忆特别深刻！靠近年边儿了，该准备吃食了，打豆腐、磨魔芋、长豆芽……不知不觉一天天过去了。

除夕那天，女主人早早起来准备吃的，做了早饭还要准备中午的团圆饭。男主人带着孩子收拾庭院、贴对联。家里每一道门都要贴，窗子也要贴，贴对联，还贴门神，贴门吊子。等把对联贴上，灯笼挂上，一切准备齐备，女主人也把团圆饭准备好了，一家人先坐在桌前，摆上比家里人数要多的筷子，男主人带着孩子到屋外放鞭炮，宣告开始团年了！一家大小其乐融融，互相敬酒，说着祝福的话，谈谈来年的畅想。

除夕夜，一家大小开始准备给过世的先辈坟前“送亮”，把老祖宗的坟头清理清理，给孩子讲讲祖父或者祖母在世时的勤俭持家的故事，算是对孩子进行的孝悌启蒙吧！然后叔伯弟兄几家人聚在一起，饭桌上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相互敬酒，相互夹菜，有高寿的老人，都被安排在上席的首位，所有的敬酒都从他那开始，所有的祝福都因他而起。孩子们早都一个个溜了出去，玩得不亦乐乎！夜深了，放眼望去，除了漫山遍野星星点点的灯火外，路上，院子里，还有三三两两移动的灯笼的亮光，孩子们在大人的吆喝声中，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各自的家中，倒头便睡，直到在甜蜜的梦中又被大人推醒，天都快亮了，该“出天行”了。朦胧中被大人收拾整齐按在桌前，桌上早已摆好了各色茶点，还有煮的热腾腾的鸡蛋甜酒，男主人在外面放一挂鞭炮，大家吃点茶点，喝了甜酒，全身上下收拾一新，吃几个包好的饺子，开始了逛门儿的旅程！

正月走亲戚的日子总是倏忽而过，转眼就到了正月十五。十五晚上是要玩灯的，我们那叫“玩彩龙船儿”“玩狮子”，小孩是最喜欢看玩狮子的。玩狮子通常是两个人组合，一人做狮头，一人做狮尾，做狮尾的人最辛苦，为了惟妙惟肖，佯装狮尾的人一直是猫着身子，所以蹦跳不了多久就必须换人。为了安全，玩狮子的人身上涂满了蛋清，以防火烧，做狮头的人，虽然直着身子跳来跳去，却是所有拿着“花筒子”的人攻击的对象，人们情绪亢奋，往往烧得狮子上蹿下跳。孩子们挤在场子里看不见，就一个个骑在大人的肩膀上。相比较玩狮子，玩彩龙船就要逊色多了，往往是看狮子的这边人山人海，玩龙船的那边灯影凄怜。

过完十五，大人们脱下新衣，上坡干农活，一切显得顺理成章，而孩子们好似刚刚从梦中醒来，揉揉眼睛，一脸茫然。挎着书包去上学的路上，还在意犹未尽地聊起过年期间的好玩的事情，算是和年作最后的告别！

一只手套

黄小柳

冬日的早晨，骑着摩托车的手冻得失去知觉，为了让手少受点罪，我赶紧去买了一双外面是黑色人造皮里面是一层暖绒的手套。刚开始的几天我很爱惜，将车放在单位的楼下后，我会将手套取下小心地装进包里。几天新鲜劲过去后，这双手套也开始随便乱放。

阳光明媚，天气暖和，我骑车没有戴上手套。到了第二天天气突变，寒冷的风吹着我的手钻心的疼。这时，我开始了寻找手套，包里找了没有，摩托车后备箱也没有。后来，在家中鞋柜的角落里找到了这双手套的一只，还有一只手套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

没办法，只能去再买一双手套了，家里的那一只手套也没舍得扔，放在家里一个多周，直到那天打扫卫生想着放着也没用，于是将那一只手套扔进了垃圾桶。原以为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谁曾想第二天我就发现了另一只手套静静地躺在单位院子里一个废弃的自行车的框框里。

看着这只手套我笑了笑，果断地将这只手套也扔掉，因为我不想去想昨天扔的那只手套现在在哪里？这或许就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经历了一些事后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人生就是一场场选择，既然选择了当时扔掉那一只手套，也就不必要懊恼扔早了，虽然另一只手套找到，但它再也成不了原来的一双手套。当然，这只手套也告诉我，选择很重要，一旦选择错了方向，或许永远与正确的目的地背道而驰。

这一只手套是生活中一个微乎其微的小事，但告诉了我要学会选择。生活中处处面临选择，既然选择，哪怕过程坎坷，路途遥远，怀着希望坚定的步伐去寻找，当然寻到更好，寻找无果也无悔。

排骨汤

张丽娟

“大雪”节气过后，意味着真正进入仲冬时节，随时准备迎接一场与雪的不期而遇。

在我的记忆里，每逢这个季节，母亲总会炖上一锅排骨萝卜汤，犒劳辛苦忙碌一天的家人。排骨汤，选择上好的排骨肉，配菜就是本地最普通不过的萝卜，清水文火慢炖，待出锅时放入少许的盐，色泽清亮、汤鲜味美。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对于家的思念，不知不觉成了一种“舌尖”味蕾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是在一个偏远的小镇度过的。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出租房，那是一间镂空的木板房，冬天，寒风吹过，纸糊的墙面呼呼作响，夏天，高温炙烤，如火炉一般。最难的莫过于下雨天，屋内小雨不断，没有下脚之处。因为房子地处镇中心，便于做服装生意，所以父亲对家也是一番精心设计。尽管这个家有些逼仄，除了放置两个货架、一张桌子、一张床之外，再没有多余的空间属于我们，经常是桌子上下、床底上下塞满了待售的衣服，就连屋顶父亲都不放过，用铁丝拧成镂空的网状，将货物放置其中或将其挂起。那时候，我写作业只能趴在货架上或者蹲在马路上找个台阶即可，好不容易熬到三年级有了晚自习，心中窃喜再也不用为写作业发愁。无论物质如何匮乏，生活如何艰苦，母亲隔三差五变着花样，改善一家人的伙食。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仲冬时节，母亲总会提前向街坊邻居打听，谁家准备杀年猪了。那时候，物资紧缺，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东西，好不容易买上二斤肉，还得精打细算地安排。一顿排骨汤，开了入冬以来的第一道荤，即使汤多、肉少，我依然如同过年一般欣喜若狂。

由于父母忙于生计，弟弟年幼，无暇照顾我，把我留在外婆家，有时候奶奶或者其他亲戚帮忙照顾。后来，我上了大学，在异地工作，尽管离家不远，但很少回家。再后来，我与丈夫均在异地乡镇，工作更加忙碌，回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记忆中，和父母总是聚少离多，和他们的交流只是只言片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家的概念很模糊，父母变得客气而又疏远，亲近而又陌生。因为忙碌，行程紧张，回家也总是吃一顿饭的功夫，说话最多的时候也是在餐桌上。“你们要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每次在饭桌上，父母总会叮嘱，那时候总觉得他们好迂腐，我们都是成年人难道还不会照顾自己，每次总是不屑一顾。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我患上急性胃炎，医生再三告诫饮食清淡，可外卖都是辛辣重口味。于是，在单位宿舍置办了简单的厨具，开始学习起烹饪，打电话向母亲“取经”，我学的第一顿饭就是排骨汤。后来，手机可以视频聊天，我经常一边做饭一边和母亲视频探讨，厨艺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每每这时，我们有了从未有过的亲近感，原来母亲是那么的温柔和耐心，那段日子从母亲那里学会了许多拿手菜，如红烧鱼、鱼香茄盒、青椒肉丸、焖鸡汤等等，也感受到那一份浓浓的亲情。

年关将近，母亲又要为年开始忙碌。虽然如今生活条件好了，衣食无忧，但由于母亲性格执拗，总说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样子，屋里屋外忙碌着，灌香肠、熏腊肉、蒸米粉肉、油炸菜盒子……这些味道就是对家最深的记忆，它深埋在我们的心底，让我们牵肠挂肚，又积聚着某种能量，激励着我们远行！

✲生活写意

巧缘爱情

王永堂／口述　谢可芝／记录

爱情是人生中一个永恒的话题。爱情是一种缘分，有偶缘、有巧缘，也有“千里姻缘一线牵”“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的爱情就是一个巧缘。

一天下午，我刚上完课。七六级一个女学生来向我借一本书，我问她：“借什么书？”“借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你们七六级就快毕业了，系统地学习了医学知识，怎么还借《赤脚医生手册》书呢？”“我是给别人借的。”“给谁借？”“是给一个我叫姐的，去年大学毕业，在安康中学工作，担任班主任。因带学生学工学农，到七里沟挖沙，一个学生正在沙堆挖沙，眼看沙坎就要垮塌，说时迟那时快，我姐一把把学生拉开，学生毫发无损，她自己的腿却压在沙堆里了。这几天走路一瘸一拐的，让我借《赤脚医生手册》看看，了解一些医学常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去年大学毕业，也是工农兵大学生，和我有相同的经历，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何不借此机会，好好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位女性？我便说：“给你姐回个话，让她亲自来借书，好吗？”这位女学生答应了我的要求。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正是“人间四月天”的好天气。这位女同学就带着她姐来到我的宿舍。她穿着朴实，留着齐肩的两个小辫，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看起来不雅不俗，不土不洋，是一位言行举止端庄大方的知识女性。我怦然心动，眼前的这位女性，就是我要追求的。她们小坐了一会儿，我的学生借机出去了，我把《赤脚医生手册》递给她，在书中夹了张纸条：“咱们可以做朋友。”只见她接过《赤脚医生手册》后，只是微微一笑。

又过了好几天，我的心像“吹皱了一池春水”。我多方打听，打听到卫校教政治的曾老师，是她陕西师范大学同学，关系很好，经常来往。我就想请曾老师牵线搭桥，直接提说。

1976年“五一”劳动节刚过，毕业于西安医学院的李老师在劳动节刚结婚，讨个喜庆吉利，由曾老师牵线，在李老师家里摆了两盘糖果瓜子花生，李老师小俩口借机出门，只留下我们两个人。我这个人，说话做事喜欢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花言巧语。“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决定？”她说：“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我说：“你的态度如何？关键是你的意见！”她还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我说：“这事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我向学校年轻教师宣布：“我找对象了！”

谈恋爱的过程是甜蜜的，是幸福的。总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总有说不完的话，总有道不尽的情。那个年代年轻人谈恋爱，没有花前月下，更没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走在路上，一前一后，不能并排走，更不能手拉手，生怕别人看见说闲话。

转眼到了暑假，安康中学派她到陕西师范大学参加短期学习班。一走半个月时间，那个年代的信息往来，没有现在通讯这样发达，只能靠书信往来，就像现在看电视剧里的情侣写情书一样，“xx你好，见信如面……”的格式。

我在信里与她约定，等她学习班结束，就一块儿回汉阴酒店村家里见我的父母。七月的一天，她从西安坐班车到汉阴汽车站，我到汉阴汽车站接她。正值盛夏，太阳火辣辣的，我站在候车室的屋檐下眼巴巴地等着。快到中午的时候，班车才到汉阴汽车站。久别重逢，激动不已，我接过提包说：“到酒店公社没有班车，只能走路。”“好吧！走就走！”“不远吧？”她接着说。“不远，走！”我嘴上说不远，其实远着呢！汉阴县城离酒店公社要走20多公里山路。

先走到平梁铺，向北一直爬山走到“独独树”。何谓“独独树”，因在山顶周围都是毛草，只有这一棵四季常青的树挺立在山顶的脊梁上而得名。稍作休息，我们继续赶路。沿着山顶的脊梁，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群山就在脚下，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一直走到三河梁，实在有点累了，她问：“还有多远？”我指着前面的一座山说，翻过那座山就到了。开始她兴致很高，就像豫剧《朝阳沟》里银环第一次到朝阳沟去的那样唱到：“走一道岭来，翻过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实在新鲜，满山的野花一片又一片，梯田层层把山缠……”我们俩穿行在崇山峻岭的小路上。走一道岭，翻一座山，趟过溪水，穿过丛林，来到八面湾；又翻越太行山，来到了东沙河边；沿着东沙河上，走“向家沟”，来到了“杜家坡”王家院子里，已是傍晚时分了。

屋里围满了人，一多半是院子里的小孩子，她拿了水果糖分散给小孩子们。我招呼着院子里的长辈们，我的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四处张罗着。

母亲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未来的儿媳妇，早早地长了豆芽，推了豆腐，这是当时农村最高的规格招待贵客的。母亲见到未来的儿媳妇总是笑眯眯的，左看看，右看看。又摸着她穿的粉红色“的确良”衬衣说：“这是啥子料子做的？”那个年代“的确良”是新潮。我的母亲忙前忙后，充满了喜悦。

第二天，天刚亮，她便早早地起床了。那时的农村条件很简陋，厕所叫茅斯。在猪圈里面，是一个池子上面铺两块长石板，没有门的遮挡，又在路边，无法上厕所。她就跑到后山上的花树机里方便一下，又下到沟里溪水边洗漱。快吃早饭了，还未见回来，我急了，漫山遍野地找，终于在沟里的小溪边找到她。我说：“农村就是这样，条件落后，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傍晚，我们俩漫步在乡间的小路上。我给她讲我小时候放牛的情景，夏天下河洗澡差点掉进乌潭，被大队支书骂醒的故事。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大片松树林里，晚风轻轻地吹，听松涛阵阵地响，鸟鸣山涧。月亮慢慢地升起来了，真像王维诗句里那一样“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片天地好像是我们的，我们谈理想、谈未来，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明天……

新的一年来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俩双方单位写介绍信，到当时安康县新城人民公社登记结婚，准备在1977年1月8日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那个年代已经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规定男方要满25周岁，女方满22周岁。我们的结婚证上都写的是男女方均25周岁。后来安康中学办公室的负责人得知我的实际年龄24周岁，未达25岁，要求我们把结婚证退了，等第二年我年龄够25周岁了再结婚。我当时还在想，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不能儿戏，怎么说退就退呢？

然而，简单的婚礼还是因我的年龄不够25周岁的道理取消了。其实那时的婚礼，不像现在那样复杂，婚宴、婚礼的仪式，只是在学校会议室摆放一些糖果瓜子茶水等，由学校领导致辞，男女双方表态，学校的员工凑份子表达祝贺的心意。那时份子钱最多的一元钱，有的五角钱。我们的婚礼取消了，但学校的份子钱凑了32元钱，买了一个收音机。我用了工资的一半15元钱，在当时七里沟木材加工厂买了一副床头，我亲自扛回到安康中学。一个单人床板加了两块板。一间房做了一个隔断，卫校电影放映员小李子拿来电影《春苗》饰演春苗的李秀明宣传画，算是布置了新房。就这样，我们在安康中学校园后面，门前长着柚子树的一排平房一间小房子里结了婚。这一年是1977年1月8日。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一晃快到金婚的年龄了。当我老伴芝写下这些故事的时候，她说：“我的脑海里，满满的都是回忆啊！”我说：“人生有回忆也是幸福的！”她轻轻地哼出了那首歌：“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系列之十二）

私人档案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鹭戏汉江　皮勇维 摄

余晖金州　王兆群 摄

茨沟水街　尚玉宝 摄

安康市水利局、《安康日报·汉江晨刊》联合举办“生态安康·秀水之歌”摄影暨美文大赛，向社会各界征稿。参赛作品请发至1739108259@qq.com信箱，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否则稿件无法采用。如图片数量多，请压缩打包发送。谢谢合作！

（策划：吴平　组稿：汪学政　卜一兵）